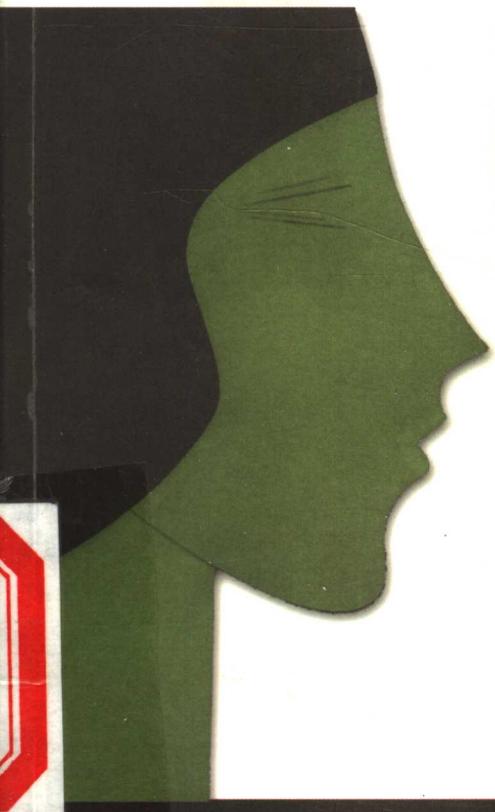


太太

不在家

简嘉 著

花城出版社



太太不在家



简嘉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太不在家**

简嘉著 .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 2003.7

ISBN 7 - 5360 - 4001 - 6

I . 太 ...

II . 简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663 号

责任编辑：黄玉雯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王 越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

(韶关市五里亭)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125 1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60 - 4001 - 6 / I · 3244

定 价 16.5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作者简介

简嘉，1954年出生，北京人，1970年参军，先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81年发表小说《女炊事班长》，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发表《银手铐》、《兵家常事》等作品，多次获奖。现为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 内 容 简 介

简嘉的小说以幽默机智见长，散文虽然写得不多，但和小说的风格一脉相承，文笔清新洒脱，不露声色，拙中藏巧，读后让人忍俊不禁，本书收集了作者多年来的散文和小品，短者不足千字，长者不过四千，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几部分：亲情：《太太不在家》、《初为人父》，友情：《“斗鸡”》、《谁是老实人》，风情：既是风土人情，又可以理解为风情万种，所以有《澳门印象》和《模特团长和她的模特》；心情则是人内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的体验，《站岗》、《渴望英雄》、《不言败》；世情：主要是小品，《欲擒故纵》、《借尸还魂》等篇的题目让人有些联想，看过后才知是对阴谋诡计的新解，故事别致，视角独特，文笔亦庄亦谐，捧腹之余，倒也有些涩涩的回味。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感觉在不少文章中都有体现，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独特的表达方式。

本书中不少散文曾被报刊选载，并获过各种奖（《山里人家》被选入中学语文阅读课文），但是从没有结集出版过，如果想体验一种新鲜的“乐”，请精选几篇看看；如果想让身心轻松但又懒着抡胳膊蹬腿做健身，那就看本书的三分之二试试；如果想让赌气的太太和丈夫（包括女朋友男朋友）回心转意并盼望自己能够长寿，必须看完全书。

# 目 录

## 迷迷登登的亲情

太太不在家 .....	3
初为人父 .....	8
健身之道 .....	19
与妻共舞 .....	25
碧波回旋曲 .....	29
独自在海边 .....	32
腰挂BP机 .....	38
野电视 .....	42

## 七零八碎的友情

邓刚其人 .....	47
班长麻权 .....	54
“斗鸡” .....	67
谁是老实人 .....	72

野蛮其体魄 .....	77
作家的报复 .....	81
作家换笔 .....	84

## 东鳞西爪的风情

遭遇女人 .....	91
两个“洋奴才” .....	98
澳门印象 .....	104
澳门义工 .....	109
澳门警察 .....	112
飞机落地 .....	115
模特团长和她的模特	
(模特档案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	120
弄个明白 .....	140
狗命不长 .....	144
猫悼 .....	153

## 恍恍惚惚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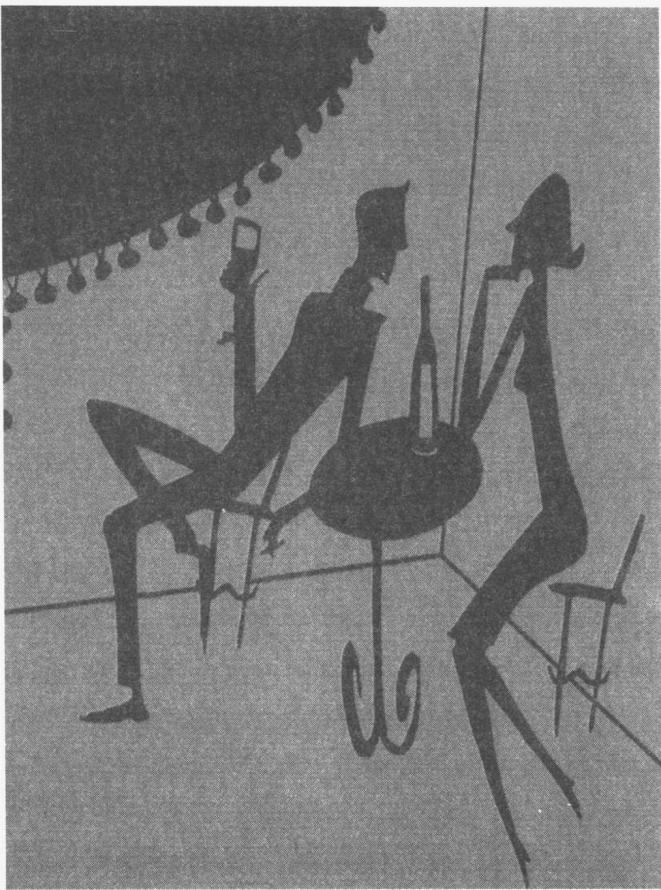
站岗 .....	159
诚实 .....	163
户口问题 .....	166
渴望英雄 .....	173
眼镜 .....	177

不言败	181
人·鸡·老鼠	187
牙祭	190
礼物	194

## 啼笑皆非的世情

欲擒故纵	199
借尸还魂	210
反客为主	221
瞒天过海	234
树上开花	243
假痴不癫	251
死因不明	264
狗熊	270
山里人家	278
学医	281
西瓜烂了	287
谁的车	289
崇拜者	293
梦	296
乐医生	300
采访录音	303
空位	313

# 迷迷登登的亲情





## 太太不在家

太太不在家。

这回她去的是……先不忙说。

本来出差是我的专利，男人么，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责，东奔西跑本是常事，也数应当。想当初，太太刚生下女儿七天，我就到北京读书，读书很重要，调工资啦，评职称啦，分房子啦，甚至有幸提拔为什么官啦，都看重那张文凭，所以太太虽然哭得鼻尖红红眼泪汪汪，老公仍走得理直气壮充满希望。然而半年之后，太太就将女儿送到北京，说是我孤身一人，精神太寂寞，学习空暇时，和女儿来点舔犊之情，其乐融融！我说此言极是，只是爱妻你一人返川，山高路远，在家又是独自一人，孤灯相伴，为夫的于心实在不忍。太太说不怕，她要自修大专课程，每日时间很紧，心内充实，孤寂二字恐怕没空出现。太太好学向上，我自然要大力支持，于是将女儿放在北京父母家，太太一步三回头，挥泪而去。

一年过去，太太果然拿了一张某学院函授的文科大专文凭，我一面向她祝贺，一面安排千金回川，以

了母女想念之情。太太说先不忙，现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兴旺发达，文学爱好者很多，既然已经学到了知识，就不能让其荒废，她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散文，要将自己这颗小水滴汇入到绚丽多彩的江河大海中去。

太太要成为作家，要和老公比翼齐飞，为夫的既震惊又钦佩，当机立断：女儿暂不回去，以防止不懂事的啼哭和换不完的尿片干扰太太的灵感和思路。

半年过去，太太一鸣惊人，发表了小说和报告文学，散文也不时见诸报端，那篇写京剧演员的小说还获得市优秀文学奖。

是时，我也完成学业，手牵小女，衣锦还乡。车站相遇，太太抱女喜极而泣，我端详大器晚成女作家，心中半是喜爱半是敬仰，冷不丁脑中闪出一线惶恐：全家虽然团聚，可大量家务亦随之而来，女作家能否忍受买菜洗碗擦桌扫地订奶切肉女儿调皮丈夫唠叨这类庞杂繁琐之事？

太太狂吻女儿之后，突然抬头说，我不写作了，作家也就是那么回事。我颇感意外，但顿觉一阵轻松，这确是明智之举，作家真的就是那么回事，我就是明证。我尊重她的抉择，同时恰当地表示一点惋惜。

或许我的表情有些过分悲切，太太马上安慰我，作家虽不当了，但天地宽阔，她已经找到另一个施展

才干的位置——办一个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团，没看到当今这门艺术非常受群众欢迎吗？

几天过后，太太果然成了模特艺术团的团长。

从此太太经常不在家。

从此市里的大型活动经常有一群漂亮的模特小姐出来表演，这就是太太的队伍。这支队伍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参加了四川首届国际电视节，参加了四川首届服装节，确如太太所说，模特非常受群众欢迎。

只是，太太经常不在家。有时，带上几个比我高半头或者高一头的模特回到家中，没等我看清楚这些美丽小姐的尊容，他们已提起衣箱和我拜拜。本市的天地已觉得太小，他们开始奔向广州、深圳、珠海……

太太不在家。

后来形势发展喜人，更多觉醒了的太太和小姐组成了时装模特表演队，纷纷奔向沿海，寻找自己的位置。深圳某年某月竟云集了上千模特，而本市，大大小小的模特队也如雨后春笋，冒出了十几个。物以稀为贵，面对如此风起云涌，太太你何去何从？

我幸灾乐祸，静等太太回家。

这一日，太太终于返家，面有乏色，说团长已经当够，无非那么回事，意思不大。我说意思确实不大，世上最有意思的事还是小康生活，夫唱妇随，比如我唱卡拉OK，你在旁击节伴和，女儿弹琴凑热

闹，此情此景，何乐其哉！

太太说此言极是，卡拉OK目前正是热门，她已经看准了海南岛，在那里办歌厅、舞厅、卡拉OK厅，为丰富大特区群众文化生活做一点菲薄的贡献。她主意已定。

太太志向远大，我自然不能阻拦。不过海南岛天高地远，日头毒辣，太太恐怕经受不住多久思乡之情和皮肉之苦，这也好，她会很快回家。

太太走了，去天涯海角，我手牵八岁女儿十里汽车站牌相送。

三个月过去，太太来信说形势很好，并寄回一笔可观的钱。

半年过去，太太来信说竞争激烈，她要拼力相搏，不落人后。

一年过去，太太来信说海南岛也就是那么回事，她要……

不不，太太不是回家，她说现在才知海阔天空，中华民族完全可以屹立于世界之林，她已瞄准了另一个更大的海岛，这就是马达加斯加。

翻一下地图，此岛在非常南部，相隔十万八千里。

天知道她怎么选中了那块地方，但龙的女传人的开拓精神确令人荡气回肠。

闲暇时分，我和女儿漫步街头，人群熙攘，货物

琳琅，不愁吃，不愁穿，晚上还有电视看，只是……  
唉，抹不去一丝怅惘在心头——  
太太不在家！

## 初为人父

夜幕降临，鞭炮声不断，人们在欢度春节。我孤身一个，昏头昏脑地坐在产房外的石凳上。周围是晃动的人影、孕妇的呻吟以及助产士威风凛凛的吆喝。

有必要把这个产院描述一下：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专科产院，也就是说它的任务就是接生孩子，其他的病一律不管。产院的声誉是没得说的，一天接生几十个孩子是常有的事，如此算下来，这个产院在 50 年的历史中，有数十万孩子从这里出来。或许是医术高超，它就不大在乎设备，这里的设备简陋：产房在一个类似四合院的平房里，并且没有给孕妇的家属考虑一个休息的地方——亲属们只好在外面的院子中游荡，而这时气温在零上 2 度至 7 度，小北风呼啸。

我裹着军棉大衣坐在冰冷的石凳上，弓着背，手托着下巴，臂肘支在膝头，在沉思。我的这个造型是根据大雕塑家罗丹的那个著名雕塑“思索者”而来的。我的背后，是六妹的丈夫老六。六妹和我无亲无故，只因她和我妻子同被推进产房，两个女人在待产

室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大有同生死共患难之感，所以我们两个丈夫也热呼上了。老六叫什么名字至今我也不知道，跟着他的妻子的排行称呼他为老六。老六不善言谈，身体削瘦，上唇蓄有一圈看似威猛实为纤弱的胡子，一撮头发耷拉下来，遮住左眼，看上去有点像希特勒，很有些神秘色彩。他说他已经7天没有睡一个好觉了，六妹经常山呼海啸般地谎报军情，说是要生了，结果到产院一看，助产士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又赶了回去——还早呢！现在，他背靠着我，仰头闭眼，两手交叉握着，身体微微发抖，也不知是寒冷还是紧张。

我在沉思。一个即将当爹的人在沉思。

什么叫妊娠？什么叫胎教？什么叫预产期？什么叫分娩？对于一个大老爷们儿来讲，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既浅显、又深奥的问题，就像 $1+1=2$ ，知道结果，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会等于2，要不然陈景润等大数学家们也不会费毕生精力去论证这个哥德巴赫猜想。

自从妻子被确定“有喜”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丈夫的责任，才体会到什么叫“家庭”，家庭乃是一个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有小亲眷的组合体，每个人要承担自己那一份责任义务。妻子结婚后不久，就说，我要生一个孩子。当时我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后来才逐步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这是一